

# 四月的山村

王同举



走进四月的山村，就像走进了一幅绝美的古典水墨画。

顺着一条山路蜿蜒而入，一切喧嚣和繁杂就被远远地抛在身后，身心陷入一片宁静。在半山腰驻足眺望，浩浩荡荡的绿便汹涌而至，山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村庄也是绿的。

继续向前行进，道路两旁的野花不断地映入眼帘。火红的山茶花、粉红的

杜鹃花、紫色的鸢尾花，都在一片寂静中恣意绽放，五彩缤纷，汇成一股彩色的水流，顺着山坡倾泻而去，没入山脚下的一片春色之中。

走进村子，一条小河缓缓地穿村而过，河水清澈透亮，河畔水草丰盈。河边有几棵高大的鱼木树，粗大的枝干斜斜地伸向水面，柔和的阳光穿透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在水面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。细嫩的枝条上，拥簇着一朵朵黄绿色的花儿，它们迎风摇曳，像一个个快乐的小精灵。偶尔有几朵花儿，禁不住风，离开了枝头，悠悠然地飘落到水面上，水面泛起浅浅的波纹。

在村子里漫步，处处可见青砖黛瓦的民居，小巧精致的亭台阁楼。这些颇具古朴风味的建筑，毫无规则地

散落在河道两旁，静美如绣在山村大地上的花朵。

在这里，穿过一条逼仄的巷道，随意走进一家小院，都能给人一种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小院的一角，有一处鸡舍，几只鸡在院中欢快地觅食，不时发出“咯咯咯”的叫声。顺着墙根边，生长着一畦嫩绿可人的细葱，矮墙上，几盆蔷薇正在怒放。竹子搭就的篱笆上，爬了几束藤萝，缀满了淡紫色的花儿，状若流苏。

走累了，可以在院子里作短暂停留，和主人唠唠家常，听主人讲讲自己家族的来历、荣耀，以及村子里的逸闻趣事。或者向主人讨来一杯茶，一个人静坐冥思，听风过耳，感受山村的静谧之美，内心抵达最朴素的诗与远方。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”。山村四月的田野，是另外一幅景象，天空湛蓝，白云悠悠，远山如黛。行走在田埂上，呈现在眼前的是忙碌的春耕春种场景。菜园里，妇人忙着锄草、搭瓜架、淋水。各种蔬菜长势喜人，瓜苗开疆拓土，茎藤不断延展，爬上田埂，越过沟渠，似乎要把一片绿色带向更远的地方。水田里，农人吆喝着牛儿，扬鞭扶犁，犁出一阵阵泥土的芳香。几只鸟儿紧跟在农人身后，时而展翅飞翔，在空中盘旋一番，随即又停歇在牛背上。

四月的山村，美得静谧，美得超脱，美得质朴纯粹。到四月的山村走走吧，徜徉在四月的春风里，漫步在山村的阳光下，必定是一种美妙而又浪漫的生活体验。

## 柞水行(组诗)

左右

### 刹那

在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  
半路小歇  
我趴在  
园子里的木桌上打盹  
梦见儿时踏山踩水的场景

清风拂来  
我猛然惊醒  
耳畔回荡起  
一阵  
鸟鸣……

### 童年的木耳

正如我想象的那样  
木头上长满了银黑的耳朵。正如我的童年

儿时，我在柞水  
这块神秘的地方，丢了两只耳

妈妈指着院子后山  
密密麻麻的木头架架说  
“你的耳朵就在树上  
它们在和你说捉迷藏  
去找找吧”

我信以为真——  
我在这里找了很多年

### 在牛背梁

以余晖拍打岩石的方式  
进入一条崭新的河流  
时针，在日暮下停滞

起风了。被眼前盛大的景象  
臣服。我以远眺  
重温细流的方式，在这里欢跃

以一种持久空旷的  
陌生  
擦出另一种  
陌生

### 故地重游

一个人，在寒冷中替自己取暖  
一个人，在洞内梦游  
从波澜起伏的心底，到物是人非的角落

一个人，缓缓地爱着自己——失而复得的身影。我一寸一寸地爱  
爱这些剩风、残月，我一步一步地爱  
爱这些千奇百怪的鬼斧、神工

也许我爱得太快了。我把二十年前的自己  
丢在了这里。任凭我如何拖延时空  
任凭我内心如何挣扎  
我也无法将  
童年的那面墙  
刷新一遍，重新来过

## 无尽的思念

陈朝权

没有留下家财万贯，  
也没有伟业光环，  
却在我心中竖起一座丰碑！  
父亲，你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妹养大，  
爱的温暖胜过春天。  
你的堂正、坚忍和宽容，  
是我用之不尽的遗产。

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，  
父亲的音容恍若昨昔。  
悠悠天宇广，  
望家思父颜，  
闲暇时清茶一盏，  
欢乐时老酒一壶，  
那是我抹不去的记忆。  
无论你走多远多久，  
我无尽的思念，  
永远在心头！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44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## 烟苗有耳

聂光玲

有位作家说，乡下的老人认为，天地就如一副巨大的石磨，上扇是天，下扇是地，风推着磨转，把云朵磨成雨滴，把星辰磨成闪电，把山川河流磨得雷声轰鸣。

春雷响，万物长。雷声轰鸣时，在商洛乡间，首先敏捷地抬头仰望天空的是烟农，和烟农一道竖起耳朵的，还有一种绿油油的生灵植物——烟苗。对于它们而言，处于生长季的雨水如乳汁，每一声惊雷响过，每一滴雨落下之前，这些烟苗的耳朵就装满风声、雷声和雨声，它们竟相吮喝着贵如油的春雨，一株株、一畦畦，比根系、比叶片，努力生长，积极向上。

春来了，每一粒种子陆续睡醒，慢慢长出一片叶、两片叶。起初，柔小的三四片小叶子在育苗盘里像一只翘起的耳

朵，听雨水在阳光里奔跑。烟苗有耳，它们小小的耳叶一动不动地附在苗盘上，细心捂住身子下面的雨水和雷声，担心阳光下的蒸发会让它们生命的河床再次干涸。烟苗的耳朵耐心地等着，那片片黛绿，如一个个绿色的小火炬，为早春增添了一抹养眼的颜色。

每一棵烟苗都在春风中欢快地苏醒来，它们像躲在草丛中的小兔子，警惕地支撑着每一只耳朵，注意着身边一切细微的声音。它们将这样的声音听给自己，听给烟农，听给大地，听给草木根须，听给每一寸泥土和每一个节气。

大约到谷雨前后，烟苗隐藏的耳朵开始在风中不断地打开，慢慢地变成了三四片叶子，透过光亮的绿膜，似乎能看见烟苗正在大口呼吸。烟农说，烟苗长到五六片叶子时就需要移栽到田里，栽

在田里以后，太阳暴晒会使烟苗损失很多水分，因此，移栽前需要先将大叶片进行适当的修剪。这句话，一畦烟苗都听见了，但是它们舍不得忍痛割爱。因为，移栽前的剪叶可以减少遮阴，增加光照，能够使苗床通风透光，使它们均匀生长。一畦畦烟田里，每一株在风雨中成长的烟苗，都是烟农种下的诗行，热烈奔放，满怀期望。

烟苗有耳，它们似乎听见了对话。“咕咚咕咚”大口喝下大自然的甘露，心底应是流淌着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欣喜与清欢吧。

烟苗是烟区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，它使烟农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从一粒种子到一棵烟苗再到成品烟叶，一捆一捆、一箱一箱，构成了商洛乡间最美的图景。

世间一切，都是遇见，冷遇见了暖，有了雨；春遇见了冬，有了岁月；天遇见了地，有了永恒。我不禁想到，烟农因为遇见了烟苗，有了沉甸甸的收获，家庭因此也有了厚实经济支撑。开心的笑容绽放在每一张脸庞上，笑意暖人间。

待到五月以后，在阳光下远眺乡间，你能特别清楚地望见农田间一畦畦的烟苗。它们如美丽的城市花园，装点着游子的原乡，站直了身子以片片绿叶迎风招展，似乎在告诉辛勤的烟农，这片新绿，不久就会长成绿色的大厦，经历了阳光雨露，最后就是“满城尽是黄金甲”呢。

烟苗是黄土地上的一株株精灵，时刻在深情地倾听着黄土高原的耳语心声。烟苗有耳，精灵有魂。

## 春风路过的声音

郝壮壮

窗外天光蒙蒙，碧树成林，春风路过的声音细碎而轻巧，是因为风吟伴着鸟鸣，鸟鸣和着雨声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春晨是催人早醒的，也许是因为当天光渐露，暮色四合之时，你不忍去想象一朵花在夜里的孤独，正如它不忍去想象一个你在夜里的孤独，所以你选择早睡，也由此自然地早醒；也许是因为当夕阳西下，天野俱黑之时，你不忍去起身偷偷看一座山，正如你不愿一座山如孩童般夜里起身偷偷看你，所以你选择早睡，亦因此自然早醒。

总归你是早醒了。于是穿好衣服，叠好被子，而后一

个人静静坐在一桌子前。桌上有一本书，书旁有一杯茶，书未必翻开，茶也不曾沏好，但桌子必须靠窗。你在等待书页渐渐翻开，茶叶渐渐舒展的过程中，轻轻推开了窗。窗外，便有春风路过的声音，一串接一串的鸟鸣，在这声音中飘浮起来。

虽然现在太阳还没有睡醒，但天已蒙蒙亮了，早晨在鸟鸣中一瓣一瓣地开放。远处，每一粒露水都在草尖上发亮，晶莹剔透，空气鲜嫩、发香。近处呢？近处便是那些早起的鸟儿。它们此刻皆聚于你的窗台上，和你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，吃着早已为它们备好的大米，喝着大自然早已为它们备好的露水。它们

也不怕你，当你将脸贴在玻璃上专心地数着一双双瓜黑瓜红瓜爪的时候，一只只红嘴黑嘴白嘴嘴轻轻地啄着窗台，甚至还会啄一两下玻璃。你屏着呼吸，抑着心跳，感受着这微小的、奇妙的震撼，感受着春风路过的声音中的怦然心动。待太阳终于洗漱完毕跃出东山，鸟儿们也吃饱喝足振翅而去，你望着它们留下的一片花花绿绿的鸟粪，心中不由得羡慕：这些鸟儿啊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身体也棒。

又或者是在某个早晨，你披好外套，一个人静静坐在窗边一张桌子前。窗外正在落雨，微凉晶莹的雨滴，正于一种莫可言说也无法比拟的喜悦节奏

中落下来。环顾四望，眼目所及之一切，皆为一种淡蓝所浸染，整个世界一半在了雨中，真实而又疏离。一枝枝柳条轻飘着，屋瓦隐入雨声，有的窗户刚打开，露出惶惶的光，有的房屋还在梦中，房主人的鼾声落在雨中，被雨水淋湿的梦和草木一起泛着点点荧光。春风路过，这些荧光便唱起了歌，仿佛猫追风铃。

突然，有人拍了一下你的肩，你回过头去——

“不睡觉坐这干嘛呢？”  
“听。”  
“听啥？”  
“听春风路过的声音。”